

悼 頑童伐伐

文／鄭雅雯 照片提供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今年的冬天，似乎格外感覺寒冷而蕭瑟……

換了新日曆（2008年）第一天上班，在與同事交談業務間，無意中同事見著電腦螢幕彈出的即時訊息——「伐伐過世了」。我詫異直覺喃喃地說，怎麼會？哪裡來的消息？什麼時候？趕忙走回座位想著可以迅速確認這件事的詳情管道與友人；同事邊惋惜地說：「他不久前剛才來館領長篇小說的『金典獎』耶？！看起來正值壯年……」

電話裡屏東的友人告知：「他是12月29日心肌梗塞過世，當天（1月2日）上午告別式後火化，隔日（3日）將牽引安置於台東老家。」當下，還是覺得難以置信，彷彿他一貫惹人的誇張、得意「玩笑」場景。

想起，第一次見到伐伐，是2005年的春天，因為籌劃「用筆來唱歌」主題圖書系列推廣活動，邀請諸多原住民作家來到台文館進行跨世代的原住民文學座談；兩天一夜的難得聚會交流，大家顯得非常興奮；當晚的風味晚餐直到凌晨12點還無法結束，押著走路歪歪斜斜的作家們，好不容易全部送到飯店；不到一會兒，伐伐又逐一敲大家房門，號召大家再去吃「宵夜」；又近十人再度因為伐伐盛情難卻，換下睡衣外出。席間複習他們的蒙古交流之旅、山與海的族群文化論戰，以及免不了的相互揶揄……這下直到清晨兩點，大家才累得回到住處安歇。

隔天一早要去接大家到館裡，發現所有的人早已起床，在附近散步，或呈睡眠不足狀倚坐住處門廊；原來精力旺盛的伐伐，清早六點，便敲了所有與會同伴的房門，強迫大家起床……。大



2007. 12. 16 台灣文學獎頒獎典禮致詞

家看來有些無可奈何，但是我想每個人都明白，因為他太開心而珍惜相聚，捨不得把時間用來睡覺吧！

之後陸續在台文館的幾個文學活動見著他總是開心、振奮的身影……

2006年9月，他悄悄地特地來參加「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討會」。在中午休息空檔時，被我在大門口見著出來「呼吸」的他，神秘地說「因為我打算要寫關於布農族的一部『長篇小說』，先來取經、見識一下怎樣的作品才配稱作為『大河小說』……」。雖是他向來輕鬆、笑話般的豪語裡，卻可以知道他是認真地在準備——勘查著獵場、琢磨著獵具、規劃著獵徑與目標。

2007年7月暑假期間，伐伐和浦忠成教授受邀來館進行「週末文學對談」，以玉山為主軸廣泛地談論。他帶著夫人與大女兒，一起分享他在文學的觀點。

2007年12月，他的《玉山魂》獲得台灣文學獎—長篇小說「金典獎」肯定，這次更是全家出動來分享這位布農族男人格外驕傲的一刻。



2007. 7. 7 與浦忠成教授進行週末文學對談

躊躇了幾天，為了協辦伐伐的追思會籌備事宜，我還是打了電話給伐伐的夫人——潘老師，跟她大致報告籌備討論的情形後，她問「…頒獎典禮那天，新民還問怎沒見到你？」事實上我心中對此亦是懸念，直想要找個時間去屏東道賀……面對這意外的消息，直讓人覺得遺憾、懊惱而竟有些氣結「……覺得他怎麼可以開這種玩笑！真的很過份！」潘老師嘆口氣，勉強地說，「對啊！他很過份啊，就這樣很瀟灑的走了！就像是他的個性啊，所以我們只好按照他，把他一部份骨灰撒到他最喜愛的新武呂溪；讓他還是很灑脫、自由而逍遙。」



2005年台文館「用筆來唱歌」主題書展之作家介紹



2008. 1. 27 追思紀念會現場

一直十分欣賞「米杓米桑」（好好活著）這句布農族的見面問候語，因為它充分彰顯著布農族的生命哲學——在穿梭山林的獵人文化裡格外鮮明——因為危險無所不在而無可預測，每一次見面相逢都是珍貴的，因此必要祝福著對方：晚輩要「好好活著」！活在當下的豁達智慧，在拿筆尋找回家的路的獵人伐伐身上，其實也很清晰；感覺他總是盡力，在每一個揮動獵刀的當下，驕傲地護衛他的家人、他的族群文化；相信他榮耀地漫步在回家的路。

鄭邦鎮館長在追思紀念會上，許下願望，盼望可以從這裡，台文館應該開始投入更多資源，來進行原住民文學研究典藏工作，作為未來推廣的深厚立基。我們深信透過文學，伐伐永遠與我們同在，也提醒這我們邁開原住民文學典藏的工作步伐！✎

霍斯陸曼·伐伐Husluman Vava（1958-2007）

布農族巒社群（Take Banua），台東海端廣原村龍泉部落（Takimi）。屏東師專、師院數理系畢業，任國小教師、主任職。長年致力蒐集、整理布農族口傳神話、傳說，著有《中央山脈的守護者：布農族》，後將之轉化為小說創作，行文充滿獵人的智慧與精靈的訊息。崛起於九〇年代後期，意圖以筆為刀、被除迷霧，塑造玉山精神圖騰與布農生活群像。著有短篇小說集《那年我們祭拜祖靈》、《黥面》等作品；長篇小說《玉山魂》寫作計畫2003年獲國家藝術基金會專案補助，出版後獲頒2007年「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」。